



# 一杯捲用百人力 一屏風就萬人功

## 秦漢漆工藝發展綜述

嵇若昕

所謂漆器，簡言之是指經過髹漆的器物。漆可分為天然漆與人造漆，人造漆是化學產物，是隨著西風東漸而傳入，一般討論漆器，僅討論天然漆所髹塗的器物。天然漆是漆樹所分泌的樹脂，呈灰白色乳狀，可以直接髹塗器物，此乃生漆。加工精製後得半透明漆、黑漆及各種色漆，俗稱熟漆。漆膜以水經「吸氧方式」硬化發酵後乾固，堅硬耐久，附著力強，能抗強酸與強鹼，又具美觀作用，漆器工藝遂在萌芽、發展後，東傳日、韓國，南傳中南半島諸國。

先秦典籍中曾一再述及漆器工藝，《尚書·禹貢》、《周禮》、《禮記》、《詩

經》、《春秋》、《莊子》、《韓非子》等書中皆曾談論上古的漆器工藝，從這些典籍中可知當時漆工製品已相當完備，漆汁可用作美化劑、保護劑或膠黏劑。除在這些典籍中可窺得上古漆工發展概況，上個世紀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也為古代漆器工藝的發展歷史，提出強而有力的實物例證，這些不在少數的實例默默地道出七千年來漆器工藝輝煌燦爛的發展史。

下文所述之漆工藝類目，乃依循明代漆工黃成《髹飾錄》的分類，此書是目前所知存世唯一的一本中國古代漆工專書，作者黃成是明代穆宗朝（年號隆慶，一五六七—

一五七二）安徽新安著名漆工，他所「造剔紅可比果園廠，花果人物之妙，刀法圓活清朗」。（高濂，《遵生八牋》〔萬曆十九年刊本〕，卷十四，〈燕閒清賞牋〉，上卷，頁七十五）。黃成在《髹飾錄》書中所列舉的漆器名目不下兩百餘種，但是明末熹宗天啟五年（乙丑，一六二五）楊明註解時，在序言中卻說黃成所載錄的明代漆工藝類目並不完全，凡「文質不適者，陰陽失位者，各色不應者，都不載焉。」楊明是一位浙江嘉興西塘的漆工，並且擅長製作雕漆器，他對明代漆工藝類目應相當熟稔。由此可知，明代漆工藝的類目已甚豐富，如此蓬

勃發展的工藝，實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

## 秦漢以前漆工藝成就

由零星散佈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之漆器實例，今人可知遠在距今約七千年前的長江下游先民已知利用生漆調硃後髹塗器表，在長江中游活動的先民至遲在距今約六千年前亦知利用漆汁分黑、紅二色髹塗器表。嗣後，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先民不但在木胎上髹塗漆汁，也曾於陶器表面以漆汁塗飾與彩繪，甚至進而在塗了漆汁的器表鑲嵌玉粒，漆器工藝至此已從《髹飾錄》一書中歸類為單單色漆的「質色類」發展出「描飾類」、「填嵌類」、「雕鏤類」等漆器裝飾技法。

商代（約西元前十六世紀至十一世紀）漆器的使用範圍更廣，飲食器具與武器中的盾牌皆曾髹漆為飾，若以木為胎，器胎厚度較前期為薄；至

於在漆面鑲嵌蚌片或寶石類質材等嵌飾的技法仍延續，目前所知者有突出於漆面的「雕鏤類」漆器，將來或也將發現「填嵌類」漆器！

整個周代八百餘年，漆工藝從原始發展至成熟階段，從整木斫製（包括雕刻）或挖製的厚木胎發展成薄木胎，進而發展出夾紵胎，並有竹胎、皮胎、陶胎、角胎、金屬胎等等。在整木製胎方面，可因器形或裝飾的需要，先分別製作構件後，再以榫卯接合。器表裝飾方面，彩繪技法在周代有了長足的發展，不但大量運用，紋飾面貌亦相當豐富，大致可歸納為動物、植物、自然景象、幾何紋樣和社會生活場景等五類。（陳振裕，〈略論楚國漆器的裝飾藝術〉，《中原文物》一九八九年第四期，頁三〇至三七）

戰國時期，漆器紋飾更加富麗，就目前所知，漆色已有九種之多，大多用礦物質顏料調和漆汁，淺嫩的顏色則用

油調（或為桐油）；其中關於金、銀兩色的描繪，後世發展成描金與描銀的漆繪藝術。除了描漆類的彩繪，在漆面鑲嵌蚌片、金箔、銀箔以及雲母、綠松石、玻璃片等，都奠定後世發展出瑰麗的螺鈿漆器、金銀平脫漆器、百寶嵌漆器等各類裝飾方式。在漆器的運用方面，至戰國晚期為止，漆器的使用範圍已全面擴展，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與休閒娛樂皆可見漆器之使用，逝世後更需用漆器避邪與收納屍身。

## 考古出土所示秦漢官方漆工管理

漆是重要經濟物資，先秦時期漆園歸政府所有，需設官管理，戰國時期就已設官管理漆園，老莊思想創始人之一的莊子，即曾擔任周天子的「蒙漆園吏」（《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卷六三）。由於近年來大量的地下考古資料，使得今人能約略窺得秦漢時期官方



圖一 秦 湖北雲夢睡虎地 M11出土有關漆園管理之竹簡 採自《湖北出土戰國秦漢漆器》圖版五三，簡二〇、二一

漆工管理的大要。

秦代國祚短（西元前二二一—二〇七），屬於此期而出土漆器的墓葬以湖北中部的雲夢縣睡虎地所發掘者最集中，亦最具代表性。雲夢睡虎地是一處較兩邊高出的坡地，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底，在十一號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簡，墓主人名喜，由於墓中出土的《編年記》簡可知其生前經歷，推測他逝於秦始皇三十年（西元前二一七），主要是擔任與司法相關的職務，墓中竹簡也有不少當時法律文書，出土於人骨腹下的《秦律雜抄》的簡二〇與二一就載錄了當時官方管理公營漆園的律法。其字體是秦隸，內

容是：

漆園殿，貲嗇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絡組各廿給。漆園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法，令、丞各一甲。（圖一）

「貲」是資刑，資甲就是罰繳納一件鎧甲；「法」是廢刑，即廢除官員的職務與身份。（劉海年，〈秦律刑罰考析〉，《雲夢秦簡研究》，頁一七一至二〇六）依據這條律法可知，秦代官方每年都需要對各漆園加以評比，若管理不善，管理官員皆需受到罰繳金錢的處罰；如果連續三年被評為下等，就廢除其職務。從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可知，當時在官府經營的漆工作坊中，主管者為工師，副手為丞，至

於「工」的身份就比較複雜，有的是自由人，有的是一鬼薪」、「隸臣」等刑徒。

漢代在「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禮記》，卷五《月令》）的原則下，工官製作的漆器往往有詳細的銘刻。例如上個世紀初，出土於北韓平壤的古樂浪郡墓葬中的一件耳栳，器底外側有一圈針刻隸書銘文，全文如下：

元始四年，蜀郡西工造，乘輿髹漆木黃耳栳，容一升十六論，素工齒、髹工宗、上工活、銅耳黃塗工段、畫工孟、涓工豐、清工平、造工宜造；護工卒史章、長良、丞鳳、掾隆、令史褒主。



圖二 西漢晚期 朱繪對鳥紋耳栳 長16.6公分 高3.8公分 一九五八年貴州省清鎮縣玳瑁壩漢墓出土 採自《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漆器全集3》頁一七一，圖版二九二

從銘文中可知，這件漆耳栳是蜀郡漆工的作品。半個世紀以前（一九五八年），大陸考古工作人員在貴州省清鎮縣玳瑁壩漢墓中發掘出土兩件朱繪對鳥紋耳栳，其中一件還是夾紵胎，器底都有針刻長銘。

夾紵胎耳栳的銘文是：

元始三年，廣漢郡工官造，與髹泚畫木黃耳栳，容一升十六倫，素工昌、髹工立、上工階、銅耳黃塗工常、畫工方、泚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護工卒史憚、守長音、丞馮、掾林、守令史譚主。

（圖二）

另一件對鳥紋耳栳的器底

針刻銘文是：

元始三年，廣漢郡工官造，與髹泚畫木黃耳栳，容一升十六倫，素工昌、髹工隆、上工孫、銅耳黃塗工惠、畫工口、泚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護工卒史憚、守長音、丞馮、掾林、守令史譚主。

這三件耳栳製作年分僅差一年（元始乃西漢平帝年號，元始三年相當西元三年），製作地點並不同，蜀郡約當今日四川成都平原，緊鄰的廣漢郡在其東北。雖然《漢書·貢

禹傳》載：「蜀、廣漢王金銀器」，但是漆器也是當地工官重要產品。除了製作時間與產地，這三件耳栳還列出當時漆器工坊生產線的分工序列以及每一工序的專責匠人。

就現知的漆器銘記，當時漆器的分工已有素工、髹工、上工、畫工、泚工、銅釘黃塗工、銅耳黃塗工、清工、造工、供工、漆工等工序，亦可作為工匠類目名稱。

素工：「素」與「榛」通，即「椀榛」工序，乃製作漆器胎骨的工序或負責此工序的工匠。漆器胎骨多為木胎，但是漢代漆器胎骨種類甚夥，竹、木、藤、陶、銅、鐵、鉛、皮、匏、骨、角等外，以織品中的麻、絲為胎者也不少，此即所謂夾紵胎。

髹工：《說文》：「以漆漆物為之髹。」即指髹塗漆層的工序，以漆灰打底的工序也包含在內。



圖三 漢代漆器烙印銘文

上工；或認為是「髹上層之漆者」。（索予明著，《中華五千年集刊·漆器篇二》，頁一二六）或以為「係鑲上金屬釘的工序」。（沈福文著，《中國漆藝美術史》，頁六

○）。但因尚有銅耳（或銅釘）黃塗工之工序，故以前者較合宜。

銅釘黃塗工與銅耳黃塗工同，即在耳杯口緣或僅雙耳鑲銅緣並鑲金的工序或負責此工序的工匠。

畫工：關於畫工的工序，索予明認為是「畫同劃，刻也」，即針刻銘文者。沈福文以為「係在漆器描繪花紋的工序」。漢代漆工藝中有在漆面針刻紋飾者，依據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竹簡文字，可知當時稱為「錐畫」，從目前所見漢代漆器，畫工應作為彩繪紋飾的工序或負責此工序的工匠。

泚工：「泚」即「彫」，關於泚工的工序，索予明認為是「此指繪畫之工」。沈福文以為「係專門髹塗朱色漆的工序」。此外，尚有學者讀作「彫」，認為是雕鏤工序；或讀作「羽」、「浣」、「洧」；或以為是打磨拋光工序。又有學者因此字從水，

認為此工序應與水有關，故認為泚工是將漆器放入蔭室以蔭乾漆膜的工序。真可謂莫衷一是！個人從漆器製作過程與其在漢代漆器銘文的位置（髹泚畫木黃耳椀）考量，解作髹塗朱漆的工序或負責此工序的工匠。

清工：關於清工的工序，索予明認為是「表面打磨平滑兼單漆」。沈福文以為「漆器成後，經過檢驗清理的工序」。個人採用前者。

造工：關於造工的工序，索予明認為是「製造檢驗，總其成」。沈福文以為「係專門製造器型的素骨胎」。後者實乃素工工序，故應為今日所謂「品管」的工序為宜，近代學者傅舉有逕稱作漆器工場主任。

漆工：係專門製漆的工序，即將生漆提煉加工，包括濾漆，也可指稱負責此工序的工匠。

長、丞、護工卒史、令

史、嗇夫、佐、掾等則是不同階層的管理官員。

這些都是西漢官營漆器作坊的工序，繁雜的分工，也

標示出當時工官製作漆器規模之宏大，以及管理之嚴格。

因此，西漢中期桓寬在《鹽鐵論·散不足》中才說：「一杯



圖四 秦 銀釦朱繪雲鳥紋樽 口徑11.4公分 殘高13.8公分 一九七五年湖北雲夢睡虎地M11出土 採自《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漆器全集2》頁一六〇，圖版一四〇

椀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

除了官方的漆器作坊，漢代私營漆器作坊也不少，即使官營作坊的產品，也可具有商品性質，這些在為數不算少的考古出土漢代漆器上的刻、烙等銘文，皆可見一斑。（圖三）

### 考古出土所示秦代漆器製作工藝綜述

考古出土的秦代漆器，雖然以湖北中部的雲夢縣睡虎地所發掘者最集中，亦最具代表性，但是雲夢龍崗、江陵鳳凰山秦漢墓地、楊家山秦墓、河南泌陽秦墓、陝西臨潼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四川榮經古城坪秦墓、曾家溝秦墓等，也有重要的秦代漆器之考古發現。

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十一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了幾十座小型秦墓，出土了大批保存完好的秦代與秦漢之際的漆器。當

地出土漆器的胎骨有木胎、竹胎、夾紵胎等三種，以木胎為夥。木胎的製作有挖製、斫製與捲製三類，其中捲製是此時的新興漆工藝，多用在漆樽、奩、卮等圓桶形器，器壁與蓋壁用薄木胎捲製，再與厚木胎的器底和蓋黏合。有許多件漆器的木胎完成後又烙印文字與符號，有表示工序的「告（即糙）」、「包（即匏）」、「素」、「上」等文字，其中「素」即「捲榛」的「榛」，就是指製胎。除了工序，也有「亭」、「市」與「里」等烙印文字，分別表示官府經營的手工作坊與民間私營的手工作坊。烙印文字中有「咸亭」、「咸市」與「許市」等，則分別表示產地是秦都咸陽與河南許昌，說明當時漆器的商品性質相當強。

秦代，雕刻動物形象的漆器銳減，仿銅器、陶器形者則不少，更多的是生活用具，不論器類與數量皆增加，造型

巧妙，主要器形有鳳形勺、雙耳長盒、盃、圓盒、扁壺、壺、耳杯盒、耳杯、長方盒、盤、匕、樽、卮、圓奩、橢圓奩、杯、篋等十七種。當時漆器表面的裝飾仍以彩繪為主，廣泛運用單線平塗技法，或先鉤輪廓，或不鉤輪廓，逕加彩繪。漆器用色主要有朱、黑、褐、金、銀五種，以朱、黑兩色為多，大多數是在黑地上朱繪或褐繪紋飾。在動物紋飾方面相當豐富，有牛、馬、鳳、鳥、鷺、魚、雲龍紋、獸紋、變形鳥紋、鳥頭紋等等；植物紋樣不多，主要有柿蒂紋、梅花紋、連枝花蕾紋，多用花、蕾、瓣或枝葉變形構成；至於圓圈紋、菱形紋、方格紋、點紋等幾何紋樣，往往僅作烘托地位。除了彩繪，雲夢睡虎地出土的漆卮中有一件用銀箔刻鏤紋飾後貼在器表再用朱漆勾線押邊。至於東周時期出現的銅釦漆器，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漆器亦見其例，除了有銅

釦，尚見銀扣者。（圖四）後者即出土於墓主人名喜的十一號墓中。

### 考古出土所示兩漢漆器製作工藝綜述

戰國與秦漢七百餘年是漆器藝術的黃金時期，兩漢（西漢：西元前二〇六—二四，東漢：二四—二二〇）四百年的漆器工藝承繼戰國與秦的基礎，當時國家統一，經濟發達，社會富足，漆器的使用也相當普及。湖北、湖南仍然是集中地點，出土的漆器亦比較完整，此外廣東、雲南、貴州、四川、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新疆、遼寧，以及境外的北韓與外蒙都曾出土漆器或殘片；當時為西域的新疆與漢朝廷來往密切，相當於漢代的西域古國墓葬，曾一再出現漢代文物，亦曾出土漆器殘片；漢廷與匈奴時相往返，並屢贈珍貴文



圖五 西漢中期 彩繪金銀平脫動物紋奩 高9.5公分 徑9.9公分 安徽省天長市城南鄉三角圩漢墓出土  
採自《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漆器全集3》頁一一九，圖版一九四

物，精美的漆器亦在其列，除彩繪者尚有金平脫器；漢武帝時在朝鮮半島北部設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以樂浪郡最重要，二十世紀初期日本考古工作者在今日平壤附近的古樂浪墓葬中，發掘出不少漢代漆器，部份漆器針刻或漆書銘文，表明來自廣漢郡或蜀郡；貴州清鎮平壩出土西漢末年漆耳杯也來自廣漢郡；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的八百（片）件漆器中，一部份耳杯與盤的底部有烙印、刻劃或漆書文字，學者研究認為：西漢初年邊陲的廣西已有製造漆器的手工業，而當時尚未被漢廷收入版圖的南越國，轄地在五嶺以南，也有漆器製造業（藍日勇、楊小菁，〈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漆器銘文探析〉，《江漢考古》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頁六九五至七一）；山東地區出土漆器上的烙印戳記，說明漢初山東地區曾有官府經營的漆手工業；近年江蘇揚州地區出土不少漢代漆器，其中不乏精品，

除有來自於廣漢郡的漆器外，不少漆器是當地製造（馮振鐸，〈漢代山東出土漆器之比較研究〉，《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第四期，頁八三至九一）。這些出土漆器的銘記，說明當時官府漆器工坊與私營漆器作坊皆相當興盛；若全面分析漢代官私所做漆器，仍以工官所製者較精美，不少光素的日常用品可能是民間作坊的產品。

在承繼前朝的漆藝基礎下，兩漢漆器的製造仍以木胎為主，有斫製、挖斲與捲製，挖斲是斲出外型，挖出腹腔而成，捲製乃用薄木片捲成筒狀，接口處用木釘或黏合，再配底板，西漢中期的木胎更薄，以往製盤多用挖斲，此時也以薄木片拼合成形後裱以麻布。除了木胎，兼有竹、皮、陶、銅與夾紵等器胎，尤其夾紵胎越發普及，例如開鑿於漢武帝天和四年至後元二年（西元前九八—八七）的西漢濟北國最後一代王劉寬的王陵，於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在

山東長青雙乳山發現，墓中出土漆器相當多，但皆腐朽難剔剝，可是「所有漆器都是夾紵胎，不見木胎或竹胎」（山東大學

考古系、山東省文物局、長清縣文化局，〈山東長青

雙乳山一號漢墓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七年第

三期，頁一至九與二六）。在大量出土漢

代漆器中，已知道當時器胎成形後的加工不盡相同，從殘漆片的斷痕分析，不少漆器經過「捎當」、「布漆」過程後，再進行「坑漆」與「糙漆」工序。「捎當」是製造漆器的第三道基本工序，即將器胎的接口、裂縫等處剔開，填以法漆，然後通體刷生漆。「布漆」是製造漆器的第四道工序，即在已捎當之後的器面，用法漆將麻布等糊貼在表面，將來器成時不會露出胎體竹、木等紋理，又可加強胎體張力，使拼合處不易鬆脫。「坑漆」是製造漆器的第五道基本工序，即在布漆之後的器物上上灰漆（灰漆是用角、骨、磚、瓷等碾成粉末，加生漆調

合成糊狀）。「糙漆」是製造漆器的第六道基本工序，即在器物的漆灰面上黑漆，以便最後做器表髹飾。

漢代漆器器表的彩繪紋飾相當豐富，幾何紋、動物紋、植物紋與自然景象（山巒、雲氣等）在繼承戰國與秦代的基礎上，技法更成熟，並且在寫實的基礎上加以誇張而抽象化，例如變形鳥頭紋，從清晰可辨發展成圖案式，而被定名為「B形紋」。所用的漆色有紅、黑、褐、金、黃等，有些漆器在黑漆地上用紅、黃、金、褐諸色描繪紋飾，顯得富麗堂皇，光彩奪目。

器面鑲嵌方面，漢墓中一再出現金銀平脫器，在為數不少的金銀平脫器中，以出土於安徽天長市東北郊三角圩漢墓的一件漆奩為例，器作圓筒形，夾紵胎，蓋與身套合。高九·五公分，徑九·九公分。蓋面正中嵌柿蒂形銀箔，圍繞著柿蒂形銀箔貼飾兩圈虎、

羊、鹿、鳳鳥等動物圖案的金箔與銀箔，內圈四隻，外圈八隻，金銀相間。蓋外側壁與盒身外側壁銀鉗間黑漆地上朱繪雲氣紋帶，每層紋帶上等距離貼飾四金四銀之金銀相間的金箔與銀箔動物圖案，有駱駝、虎、鹿、朱雀、鴛鳥、九尾狐等飛禽走獸，全器富麗堂皇。（圖五）目前所知的漢代漆器除了嵌飾金箔、銀箔與金屬釦外，也有嵌瑪瑙、水晶、琥珀、玳瑁、雲母等百寶嵌之類的漆器。

除此之外，漢代針刻紋飾的漆器已不乏其例，當代學者依據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竹簡遺冊（隨葬品清單）有「布曾檢一錐畫廣尺二寸」與「□□□□錐畫廣尺三寸」的記載，對照墓中實物有兩件針刻夾紵漆奩，認為「簡文中的『檢』，即是『奩』」，認為「錐畫」是漢代漆工術語，乃稱針刻紋飾為「錐畫」。目前尚未發現漢初針刻紋飾的漆

器，時代最早的一件就是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一件狩獵紋漆奩，該墓於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一六八）下葬，距漢初建國有三十八年之久，針刻紋飾已非初創作品。大約到西漢中晚期，針刻漆器達到極盛，出土數量較多。漢代針刻紋飾流暢而多樣，有雲氣紋、幾何紋、動物紋、植物紋、山水紋、狩獵紋與神話人物等等。有時針刻與彩繪結合，有時與鑲嵌結合。更有甚者，在針刻紋內填以金彩與紅彩，成為所謂「鎗金」與「鎗彩」漆器。

漢代的「鎗金」漆器，目前的出土實例最少有三例，至今為止年代最早也最著名者是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在湖北光化五座墳三號與六號西漢墓中各出土一件漆卮，前者針刻立虎、仙鶴、玉兔、怪人，後者針刻奔虎、怪人和鳳鳥，皆以流雲紋相間，針刻線條內填金（河北省博物館，〈光化五座

墳西漢墓〉，《考古學報》一九七六年第二期，頁一六四與一六五）。民國八十六年

（一九九七）底，湖北省博物館所藏精品在台北鴻禧美術館展出時，其中一件鎗金漆卮也在其列，筆者曾上手目驗，已無金彩，據該館工作人員告知：出土時金彩依然豔麗，可惜在脫水處理的過程中金彩盡失，不過仍被學者作為漢代針刻漆器的實例。在光化五座墳西漢墓發掘的前一年，江蘇銅山小龜山西漢墓中也曾出土中一件漆奩，「口部有銀釦，外貼以草葉紋、流雲紋等銀箔為飾，部份還有『錯金絲雲紋』」。學者胡世昌認為鎗金漆藝源出於春秋戰國的金銀錯銅器，傳舉有即認為這件「錯金絲雲紋」漆奩「恐怕就是錐畫鎗金」漆器。此外，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在江蘇連雲港唐莊高頂漢墓也曾出土一件直筒漆杯，出土時已殘朽，仍可看出是「朱地，以墨、金二色針刻精細點線

紋」（周錦屏，〈連雲港市唐莊高頂漢墓發掘報告〉，《東南文化》一九九五年第四期，頁一〇五），或許也是一件鎗金漆器實例。有鎗金漆器，則鎗銀漆器自能發展，至於《髹飾錄》中「鎗劃」類的鎗彩器，則民國六十八年江蘇揚州邗江胡場西漢墓出土一件漆勺，「醬褐色，勺內針刻孔雀一隻，填紅彩」，傳舉有認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鎗紅漆器」，也就是鎗彩器。

## 結論

因此，秦漢時代漆工藝在前期的基礎上，《髹飾錄》中歸為「描飾類」漆器的製作更臻完美，「填嵌類」漆器的金銀平脫與釦器達於成熟，「編瀾類」的百寶嵌也不乏其例，更有甚者，漢代出現「鎗劃類」的鎗金與鎗彩漆器。雖然如此，在為數甚夥的漢代漆器中，仍有待尋覓螺鈿漆器實例。

■